

國史

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923
冊數	25(16)
函號	150 23

内閣文庫	
一五〇	三二九
二六	二三
架	冊
	號
	類
	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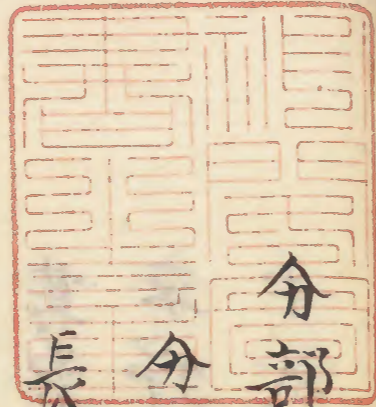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15

分部平野等傳第二十六

卷五十一



分部平野瀧川市橋關池田桑山毛利建部小堀

長谷川新庄谷本田十四侯起于織豊之時

分部光嘉勢州人也大父長野植藤事北畠氏居阿

濃津有二子藤定藤光者光嘉父也光嘉有兄

曰藤敦見尾日強欲附之逐母父嗣北畠氏之子具

藤三尾若弟信包既亦思信包逐之已与尾若盟後

之信包遂逐藤敦為光嘉忠止之為左京亮文祿元

年信包伐朝鮮有罪奪秩光嘉事秀吉食上野万石

慶長廿年從至小山遂攻島羽不克會統兵至如阿



濃津共守所親殺甚多津人或謂光嘉曰是匹夫之  
勇耳胡然為光嘉<sup>乃</sup>止既不能守与城藝人三成死  
封為大溝侯再攻阪卒無子以<sup>塔</sup>長野光信為後大宗  
時使巡常與羽三州為奉行興中堂光信卒子嘉治  
立娶池田長常女為夫人長常死其弟織部從夫人  
居醉擊嘉治却為所殺織部從者擊嘉治傷指卒子  
嘉高代立嚴宗時卒無子以池田長信子信政為後  
其曾孫光庸見今為侯

平野長恭舍人親王後也四世祖清原業忠以應永  
中入津島取平野居焉至父長治時從屬織田氏秀

吉婦自小牧伐取其邑長恭乃降秀吉戰賤岳有功  
食和州五十石後從至小山還戰關原甲寅城江都  
會阪事起長恭言上欲親往台子長勝干阪至駿或  
尼之名恐不未子止長恭泣曰若然共死神祖聞之  
使其所善細川忠利固要止之遂与書絕長勝与共  
如江都然神祖悅其父子相愛而益疑大野氏治不  
從父与兒於是從圍阪軍罷長勝乃出德祖常台置  
左右長勝無子以增山正利弟長政為後  
瀧川勝雅本木造氏北畠氏之疏屬也少時為僧險  
說有口才欲滅北畠氏已代之潛事尾將瀧川一益



一益悅其辭令還俗年之其姓引尾攻北畠具教  
不能支以尾公子為嗣罷兵尾君乃遣信雄立勝  
雅為傅勝雅遂迫殺具教信雄德之為上野城主及  
信雄年秀吉構難說降松島既賜陔安治取上野羽  
柴秀長取松島勝雅乃徙神戶居焉踐田自贖世何  
信雄年秀吉平為秀吉教使于參秀吉悅之執信雄  
賜勝雅姓羽柴氏為下總守益封土万石合前九万  
石三成亂為三成守榮名聞三成敗亡命不敢歸神  
戶神祖憐之封其子正利于田中赦勝雅為世子友  
正利妻者石川康長妹也康長有罪治黨與正利不

自安而曰失明不能事上納也加京師先是子養土  
岐定義子直利上与之三千石官至雷守

市橋長勝先出三條藤氏專順者巧于押花善聯歌  
与宗祇同時以居濃市橋自為氏焉父曰壹岐守長  
利為尾將封今尾長勝為落押侮人然善戰有功慶  
長五年還自小山攻福東兵阻木曾待長勝募  
善遊者涉上流出敵之後燒廬舍走呼敵驚走長勝  
因蒞代之追取福東大垣之勢益威定神祖至清洲長  
勝攻馬瀨燒之年德永壽昌等塞多藝追敗長曾我  
部威親僧惠瓊軍斬首八十級以功益万石合故二



万石属駿府伯耆侯忠一卒無後分其地为三封長  
勝天橋加藤貞泰封黑野關一政封黑阪後再從攻  
阪明年神祖曰星田長勝也善防不使燒我是以  
宿星田迨城破諸將爭驅敗卒長勝特固陳備不虞  
非所及也徵長勝造駿府親增万石以褒忠誠於江  
都常台置左右移封三條卒初二祖尤愛長勝在陣  
中呼其吏士与諾吏士以為受知于上於長勝之死  
矯言于上曰臣無子不敢請置後唯吏士從臣有勞  
願託有司事留于中無報三條相武藤重成乘傳詣  
江都言長勝弟長政以阪功賜邑者常指曰是我嗣

也吏士無不聞者臣意若病不及此吏士不佞以乱  
命上聞請從前言開眉地下上悅曰是唯老請嗣天  
下有明約不可許擇膏腴之地二万石立長政為蒲  
生侯長政已立台重成子長吉与市橋氏封二千石  
使仕于朝天下咸言此若而有此臣大宗時長政使  
巡四州命造多賀祠未成為郡奉行卒子政信憲  
宗時為京師防火使卒有二子不肖不可立一弟信  
直復為京師防火使事德宗五年卒以溝口重雄子  
直方為後直方為大衛將三年免  
關一政平資威後也足利氏初威忠者為龜山城主



尾君執一政父威信于蒲生氏卿家久之復台与龜  
山為安藝守一政後以龜山事信雄一政弟勝藏當  
一政如京見秀吉及兄台瀧川一益秀吉乃攻龜山  
取之賜氏卿一復与之一政從是遂臣于蒲生氏  
尾兵至放火塞路擊其後尾兵大敗氏卿從會津封  
一政白川立石移三春氏卿卒秀吉台一政封飯  
山田九具忠十川中嶋公初歸自畠二子前後禦盜聞其苦寒秀吉薨之年移二子于  
濃川慶長五年具忠与賊奪邑一政初  
干我遂從出關原并伊直政本多忠勝爭先進怒欲  
相攻一政曰西虎相鬪必西死非庸庸事主之節且  
也戰非一道何嚮非敵二人乃止一政与中村一栄

降犬山以功復得龜山後封黑阪從攻阪元和三年卒其眾叛離不

可為國賜從子氏盛立石奉關氏祀

池田知政本荒木氏攝人也事秀吉拜備後守從戰

關原後朝駿府因平假金于後宮卑者歲年之息慶

長十九年夏平收其息偽以尾代金平誦之吏台知

政妻問之不服平遂言妻与其家丞姦知政坐奪也

囚諸福智山會阪事起請從族傳軍許之

柴山重晴尾海東人也往仕秀吉于長濱久之相秀

長食邑行田從封若山三万石至拘秀次率兵入衛

正門益封万石重晴有四子曰一重元晴貞晴主水



一重早死立其子一晴而致仕与元晴立所二万六  
千石朝鮮之役一晴從加藤嘉明破其水軍還討平  
田邊賊三成時命一晴固守若山芽一直自合渡擊  
大谷吉繼于關原斬砲隊將三成死攻降新宮定食  
田川万六千石益元晴二千石封貞晴武田五千石  
慶長九年一晴卒一直立十一年重晴卒是時一直  
從布施從重晴居元晴子貞明暴死國除与主水三  
十石為後甲寅從藤堂高虎攻阪乙卯從水野勝成  
行斬首百餘級城破叱住吉禁虜掠神祖疾作属一  
直堀直寄市橋長勝松倉重政別取友治以衝擊之  
任增一直万石文治雅故有卻重政憾共奉命与一  
直過伊藤政世不知政世与重政交厚盛言其怯懦  
不任當大事政世以為侵已翁博友治乃斬殺  
政世謫傷一直政世家誣一直与友治相共有謀上知  
無之獨賜友治死然自是之後遂疎之太宗時使巡  
北陸山陰卒子一玄立造大佛于京一玄有女妻貞  
晴子貞利分与三千石貞利死上盡收其邑与貞利  
弟貞政二千石桑山氏益衰一玄老子一井分邑三  
弟天和二年有事嚴廟一井為南部直政被告坐大  
不敬失族



毛利高敬六世祖佐木高久居鯉江為鯉江氏父  
定春居森為森氏備前守從佐木義彌奔執事後事  
秀吉受邑今大阪有鯉江堤備前島北其地也毛利  
輝元許秀吉和使高敬隨東討賊輝元賞其功与之  
其姓遂事秀吉食久摩二万石与竹中重信福原直  
高早川長敏垣見家純熊谷直陳大田吉監朝鮮軍攻水宮  
墜水藤堂高虎救之得脫去直高等阿大將秀家報  
蔚山功不平諸將怒知高敬重信不肯變事欲倚以  
言直高等四人不直時秀吉薨三成專任事以大閤  
已差次功狀不受諸將怒欲害三成神祖乃

諸將欲棄蔚山順天高敬一吉子加藤嘉明不可之秀吉悅賞三子有左

罷三成歸澤山奪直高等爵土三成死從高敬佐伯  
從攻阪每朝江都常入訪問故事思宗時佐伯氏  
高重以久留島通清子高久為後高久亦無子以身  
高定為嗣給事于中遷親信坐事免襲封造半藏門  
享保中卒長子高通以見上繆儀病之種病不立  
次子高矩

建部政長祖父曰壽德為内匠頭仕尾秀吉時為小  
濱尾崎郡代崇運糧給軍父光重代治尾崎与藝兵攻洞澤既三年卒秀賴以政長  
幼不署欲更遣它人播磨輝政長親也言神祖使  
治尾崎如父時甲寅秀賴令政長輸糧草政長望前



欲代已不從命書集豪長者督其妻子阪相治長將  
兵出欲逐政長會播將南部越後至為不能克引去  
明年上使松平忠利守尾崎阪亡封攝之河邊從播  
之揖東寬文中老子政明立政明卒弟宮衛將政宇  
立憲宗時為伏見尹正德中入為謁者領祠曹今庶  
政民其孫也

小堀正次近江小堀人也以精茶之事仕秀吉与千  
宗易等齊名會津之役從小山還戰關原既捷成備  
中松山食小室万三千石甲寅正次子政一与中坊  
定次搜阪將吏置孥于外者与別所友治守住吉以

上如茶印山也後為江州奉行斷畿内丹波訟為奉  
行城二條以言事改伏見尹治断高野獄正保四年  
卒子正之嗣列奉朝請正之孫政峯德宗時為大衛  
將遷伏見尹久之入為奏者德宗遷西城以政峯為  
參政至獻代罷為奉朝請

新庄直頼近江新庄人也為大津守食万二千石秀  
吉薨罷居伏見与大谷吉繼真田昌幸脇阪安治等  
為神祖謀御示嚴至上已誅三成以直頼為三成取  
上野守之囚于會津久之上曰直頼本親于我為賊  
所使非其本心台還為談伴封其子直定于麻生為



世子友甲寅直定壁于今里乙卯為右前鋒為奏者  
三年卒子直好立寬文二年直好卒以子直矩幼立  
從弟直時後必与之直時欲殺兄之孤卒欲自有朝  
其衆言孤病瘵思恐不仕若國我其憂之陰閉之一  
室事侵淫聞于上延寶二年上立直矩為麻生侯食  
二万七千石分七千石為直時奉也決家事而直時  
辱賤家人言直矩不遵教居二年直矩成病死上以  
麻生万石封直時續其祀明年戊大阪病見直矩作  
祟已若呼服卒子直智立直智卒子直祐立  
長谷川守知父曰宗仁從信長如京師至明智光秀

圍信長于本能寺宗仁馳驛告秀吉遂伐光秀于山  
崎光秀死封万石慶長元年守知從戰關原十九年  
自京師如茨木阪是以不攻竟代阪至片原後卒子  
正尚分三千石封弟守勝正尚選為宮衛死無後  
谷衛友本佐々木氏江州人也其父大膳亮衛好從  
織田氏起三木之戰衛好死衛友追斬殺父者以是  
著名竟食山家万八千石會津之役請從不許三成  
乃令衛友攻田邊衛友者三成之仇也常欲死之唯  
三成知預避之於是時諸侯咸從三成不敢不聽令  
三成死從細川忠興攻田邊及其父藤孝白衛友前



發砲無丸上聞召為世子友甲寅衛友求從軍神祖  
以衛友嘗有寵于秀吉不許如江都請乃許明年細  
川興元勸上功伏衛友不從人以為長者後城大阪  
卒憲宗時衛友曾孫衛純給事于中一年為京師防  
火致仕子衛衝立

本田正武本田親經後也大父如人仕勢北畠氏為  
船江城主父左京亮後政綱子正武于松島為質秀  
吉弟秀長圍松島台後政乃募人竊操質子  
歸適會秀吉平信雄後政乃棄船江走從秀長屬  
蒲生氏卿既封高取復屬秀長慶長四年阪人攻高

取不拔正武自小山遷守行鼻甲寅守岸曲乙卯戰  
有功後与片相元包同起塔于高野大宗時卒無子  
國除正武以善茶名

史臣曰分部瀧川等無足叙列者然足觀存亡之道  
不在強弱而因失于本不也平野長茶始与西加藤  
福島同列後相共造嘉明道故甚樂見河村權七岡  
其邑歎曰長茶与權七固同耶言之不止坐中為之  
愀然正則蹙然起曰子若不棄正則以二万石奉子  
嘉明見其邑不违合之約為岡還自厠敗其約不樂

罷云







成也神祖欲阪君親往落之適信包久病聞之出謀  
可往以否往至廳死信包前言信重不孝卻不為嗣  
於是坐兄弟爭立不直奪族從阪之軍求復封不得  
阪人思信包言政善調護孺子至兵興而曰使今日  
有一人不及此寬永中前嗣為柏原侯少男信則卒  
子信勝立信勝慶安三年卒以無子國除

長益初從信忠之京師迨信忠被圍脫身跳去從中  
兄信包居自傷不死難去髮名有樂謝不見賓客秀  
吉方欲滅信雄也長益居大阪拜從四位下侍從四  
男咸有爵賴長侍從出雲守長孝河內守長政左衛

門佐尚長武藏守為秀吉使于參結其好慶長五年  
親斬三成將封芝村侯長孝斬戶田重政封野村侯  
尚長疾戰陷陳封柳本侯然長益陰有所受居大阪  
人亦以澱夫人故信之有大事于大野治長計議  
行之他人無預且元事起遺書京兆尹曰且元至自  
駿府知邪謀不可掩匿逃歸私邑是故流言大興其  
勢愈益構阪于二都以規解已罪是京兆所親覩也  
具為啓說勿為阪之罪上不可發天下兵至阪命長  
益主和澱夫人怒不許且元道備前島以佛郎機天  
賊砲攻城四面同發晝夜不休男女不寢十日餘澱



夫人樓上望見軍所且元砲擊碎樓柱女暨二人潰  
爛死夫人慄下樓始許長益神祖乃使謂曰子之於  
我由於阪耳勉善處其際子亦寧庶我言耶長益對  
曰謹拜命之辱出子尚益與治長子大野治德為質  
上遂召長益父子居京師明年阪呼之不往元和七  
年卒初賴長以軍功食邑為人美好善飲酒及茶之  
宴吹尺八城二條時長門守津田信成甲斐守稻葉  
通廣等與賴長共遊倡而醉彷徨通衢凌辱人雕工  
後藤光乘遮駕言信成等子道見光乘從子婦乘輜  
耒扣輜侵辱久之乃放下吏驗問併得諸不法事以

長益故咸減死論信成自秀吉時食二万石通廣亦  
石於是咸失度長益乃遣長政江都以賴長為阪將  
於是以前過不得嗣遺命立長政子長定時使  
已子典清承大田原度後乞字多度高長子長明以  
為後長明老從子長清嗣室永中移屯岩田為京師  
防火致仕子長弘立頃之卒子輔世立野村度長孝  
子曰長則寬永中死嗣絕柳本度尚長孫曰秀親憲  
宗獻代命使護中宮吊使為護宣命使前田利昌所  
殺以其少數誣辱之秀親子幼弟成純代為柳本度  
成純率秀親子秀行立秀行率族人信方代立



小幡景憲本小幡氏遠州葛股人也父昌威為甲將  
小幡上總養子改姓小幡氏參公定甲平東宮內將  
害參公挺又上堂景憲兄昌忠擊殺之賜昌忠故所  
食邑景憲年十一隸井伊直政軍中多甲人奇景憲  
教以兵法景憲以為兵不可不廣學亡從小野忠明  
學刀所適挺身禽盜賊人之不能割者遂復從直政  
適關原持一級造門請除亡命之藉不許甲寅從加  
賀茂攻阪有功明年為松平定行拔倉勝重言事二  
子悅會阪人召之佯亡去入阪之相治長重馬引子  
謀事真田幸村後藤政次曰東取伏見二條南出石

部燒鄉市斷宇治勢多之橋從和州襲敵後十九莫  
不勝兵景憲曰不可自古據宇治勢多者多兵咸不  
能成功縱能拒之不敗西南諸侯直指阪至可為寒  
心也棄三飯之城積十年之糧以待其倦雖百萬不  
足畏也去此非計二子曰不然以天下之眾運四海  
之糧何弊可乘孤城無援非深謀奇策計其不意不  
可治長圍悅守城之議不用二子之計用景憲為將  
獨有告其謀者誓而後縱之景憲恐此歸神祖不憚  
以言城中事除亡命之罪從軍攻阪德祖時為行人  
受兵法者二千餘人後言甲兵自景憲始病在易寬



文初死

娶其妻之妹以故

小出秀政年秀吉同鄉里甚愛信之本後曾事尾若  
小田原平封岸曲三万石秀政有二子曰吉政秀家  
三子文祿四年封吉政龍野從食出石六万石以秀  
家為岸曲嗣子而吉政尚居岸曲居子吉英于出石  
秀吉薨先令吉政片桐且元居中輔少子慶長五年  
秀家從神祖伐會津三子從藝攻津吉政且元謀曰  
三成以少子為名軍敗少子危使人言少子不知  
三成又使吉英攻田邊通使城中砲唯有聲已土佐  
族逃關原至堺吉政秀家數擊破其兵小出氏遂安

神祖少子秀家邑決阪事秀家無子約傳弟八年秀  
家卒九年秀政卒吉政代為岸曲族神祖以為三子  
賢次當得岸曲而為吉政所抑封之陶器万石家于  
江都後年吉親是吉親者吉英弟也十八年吉政卒  
吉英立以出石三万石與吉親十九年秀賴手書召  
吉英不可圍鷺島門于京橋与吉親造隈通道  
京師明年阪兵歸自佐野擊破之于岸曲阪破斬敗  
卒七百人軍于堺捕亡人是時三子二從軍神祖望  
天主火指示三子泣曰事竟至此奈之何神祖  
為動容罷元和五年移吉親為綾部岸封吉英出石



立万石吉英儿再收松江成焉与户川正安造塔高  
野以片桐元包本田正武造之不成成死也自吉英  
立傳至英及元祿中卒以幼國除初吉英夫人會津  
侯女也忍而嗜殺嘗与其夫飲酒女豎或有過刺自  
去其睛女豎仆地宛轉觀之大笑云於是世咸言先  
祖所致寬永十年三尹使巡東海東山吉親巡九州  
二島十二年三尹与市橋長勝為郡奉行遠江以西  
長勝掌之遠江以東三尹掌之三尹使收松平輝澄  
也十九年病卒出石侯絶嗣之明年陶器侯重興卒  
請弟重昌為後會病死國除而宗族仕于朝者不少

也市橋長勝之死也綾部侯吉親代為郡奉行吉親  
孫英利為京師防火使修北野聖廟英利子英貞取  
西條侯女德宗從弟也以故為奏者領祠曹親任比  
內諸侯遷東宮參政子英智後亦為奏者領祠曹遷  
參政

土方雄久父曰重久山州人也事于尾信雄居雄久  
薦野拒西兵又使求救于參、兵大未擊卻秀吉、  
出大山与尾平卒封雄久于大山四万石既  
秀吉与雄久勝雅長益曰參公至天下不足定公等  
懇參之事為我言此意与之共未雄久等數反不能



得要領久之秀吉奪佐治氏妹嫁參質母請見神祖  
乃許小田原之役雄久夜伐卻敵兵小田原平秀吉  
滅尾居雄久于阪秀吉薨神祖乘天下柄囚雄久水  
戶諒在淺野長政傳三成及水戶侯請雄久從軍神  
祖固知其有口辯使發前田利長利政兵雄久者利  
長舅也說利政不可說丹羽長重青木長治咸降之  
適戰勝關原封三万石于常州利長亦德雄久  
于之西海万石朝江都德祖再如其郎雄久弟曰大  
田雄宗好揚人之短為加將敗小松兵掃磔狐穴盡  
殺狐兒侯有愛焉居于外侯就之見雄宗走避如此

者數終誅雄宗人咸知為狐妖莫為白者雄久子雄  
比從戰關原封薦野再攻阪雄氏弟雄重仕為親信  
迨父卒紹封封窪田二万石從攻阪益五万石雄重  
孫雄直有弟曰雄賀真辰父死分雄賀邑不与真辰  
真享元年雄直老無子求養他人之子真辰亡如江  
都求見有馬豐胤不見如東叡山見親王為泣  
上聞免二侯國除雄氏後雄端見今為侯  
青木一直馬淵廣定後也中為青地氏仕江佐木  
氏父曰重直水野夫人弟之子也事齋藤道三及織  
豐二君一直弱居駿亡入參從擊越兵姊川一直



貧羈旅無所乞劍去事丹羽長秀。死為秀吉行  
人民部少輔遷為七隊將阪之士咸屬之甲寅正月  
使駿府秀賴疑洩阪陰事奪所屬之士獨名為將已  
會且元事起七將咸不得預知十一月天下兵圍阪  
四十日毀外城謝罷兵知政事本多正統成瀨正成  
安藤正次監衆臨事所毀過于約阪相讓之正統曰  
受命毀外城。者內城之外也子辭欲不毀豈有  
意後戰乎子主約者也不欲則已秀賴怒遣一直子  
伊東長實追言之神祖笑曰正統認兵我後使起之  
阪後使長實及常高正榮等請釋神祖讓二媼遣之

操長實如京師適一直後至止之曰子行者殺子之  
身一直既不得去方秀賴死剃髮亡命神祖義之封  
為淺田侯常召入侍酒寬永元年卒子重兼三重兼  
無子以朝倉直行子重正為嗣憲宗時為大衛將雷  
守給事中重正孫直治章宗時為京師防火  
伊東長實先駿人也父長久事尾君秀吉以長實為  
七隊將為秀賴使執于京師阪破封中村侯且傳至  
今侯長廣

片桐且元江州人也父曰直真仕尾且元從秀吉戰  
賤岳食邑五千石積勞封茨木四万九千石拜東市



正賜豐臣姓小田原降令且元脇阪安治立城門之  
下禁勿得虜掠秀吉病自知不起召且元吉政傳少  
子曰我視諸將大抵好勇無謀熟思傳少子者無汝  
二人若故立汝為少子傳自有言西雄相爭西虎  
必鬪自今二人協心無背我此言既吉政死且元獨  
決阪之事猶不歉人之心殿夫人傳世子大野治長  
惡且元專政謂阪若曰頃上漸稍台諸侯親子我者  
及有奉邑者咸莫不往朝而与之質子且元為大臣  
無憂之心削阿史取尊榮結婚于駿大臣如此不  
止雖臣等行將東遷公孰共守阪秀賴以為然欲以

事誅且元以至不亡神祖誅三成之後以天壽主嫁  
秀賴迨至布素綾于庭且元曰上尚儉素安用此物  
使吏撤去於是竟疑且元有貳心增力在佯為善之  
見其所為且元不悟白之而後受初秀吉造銅佛高  
十六丈慶長元年地震像壞秀吉騎至其門罵曰胡  
兒汝不能自免於災何神能濟物控弓射之三不久  
秀吉病薨人或言大佛為祟殿夫人懼欲造之適三  
成作亂誅叛勢日蹙治長止之曰方大閔盛時用全  
天下之力今阪不振下倅列國強為力之所不至益  
之且元曰不可上既命之不造不為悅且也之愈于



亡鑄像成大費財糧是以年治長益有隙七年鑄壞  
材燒天下笑之十四年後亦起之六年而成且元深  
復秀賴不得全恒福主愚不知東西神祖信之也秀  
賴至京師欲觀其長成至則使勝重迎之徐勞以工  
作之事威恩兼至勝重大駭馳歸報曰臣見阪君不  
如所聞使臣為羈旅之人必去委質淀夫人又怒且  
元揚主之短年治長陰謀作亂也關原時伏匿居谿  
谷之間者神祖益不擇也且元治長先見且元問之  
且元驚謝曰焉有此事上何以發此言神祖乃罷且  
元治見治長曰我面受命于大閤申以婚姻常恐他

人之投間隙卿等勉體我意莫使得罪天下以正純  
女也且元子與治長真隆咸年也遣之治長以為不  
知已謀遺書加賀侯神祖不欲顯治令阪置治長私  
也淀夫人以為治長死大事去矣留之不遣曰此咸  
且元所為也天壽主者親夫人出也始至以礼一見  
耳止秀賴不入其室尾侯死使卑者吊賻水戶侯不  
及哀鑄鐘于大佛所欲其親往不可有此數事將落  
具備京兆去勝重止且元曰上棟之辭不襲故事鐘  
銘祝祖上之將究其事子姪侯且元愕然曰衆咸集  
具已備今日之事且元受其罪願子勿預勝重曰不



然果如告者而落之者成其奸也我京兆尹而祝詛  
非小事止之不下足下且足下之死有益我之死耶  
秀賴既不得落使且元于駿府會有人上書告阪人  
將燒京師神祖益怒不入且元居數月正純見且元  
于主人曰上老矣日夜望內府改謝子君卿相之位  
慮不出此恐其禍不止于斯從容諾三事且元不應  
久之仰首熟視正純曰子此成國之大事非使臣之  
取敢專也然臣竊念有一昔在大閣奉大廳通參  
阪之事今猶古也內府許之不待言之畢臣願先行  
起館于呂川之上蓋以為上春秋方高比館之成有

若一旦捐都臣天下之變未可知也方是之時夫人  
不必東謬許正純之乃以且元之言歸報上立召  
見賜金帛正純等亦厚資遣之澱夫人患且元不得  
入遣治長乳之母二媪如江都歸復過駿府上召見  
語之曰我視內府猶孫以前之事豈內府之心哉皆  
姦臣為之內府斬此輩大將軍必不棄其所愛之女  
也永結舅甥之親媪等子孫亦長不失富貴二媪觀  
上也和言愉過所望辭謝退見且元在後大恠之且  
元以二媪出行語二媪曰上之所求於媪等如何曰  
上之語公聞之公亦何問曰不然上有三疑三求于



阪焉天下無變而阪留戰鬪如敵至一也聚亡命居  
阪界劫行旅奪資糧二也鐘有上之名不祥宏材老  
僧而侵愚民所不為三也遷郡山朝江都質大夫人  
三者無一必不可解此咸國之大事取不預慮也言  
之不遽許不遽許則必為有陰謀雖三者咸行結怨  
益深臣計三者之下不可不許願媪先歸言之擇一  
以待臣之至臣於阪一日事敗兵臣故過京師見勝  
重陽墜馬病留三日媪於是益驚以為且元賣國應  
曰諾自土山馳歸阪治長欲因誅且元与共惡之于  
澱夫人秀賴集諸將謀諸將固樂作亂對曰比年繇

役仍興天下不得休息思亂者十室而九且今諸侯  
咸出豐臣氏之門聞阪有事不招自至誅且元東向  
向日之中天下可定矣織田信雄石川貞政木村重  
成速見時之此四人以為不可秀賴竟聽諸將之言  
且元留京師三日不知阪之事大變至作記授吏逐  
阪界亡人治裝將朝信雄知秀賴不可諫亡如京師  
伊豆守貞政且元親也長大多力曾從關原之戰於  
是以信雄之言告且元勿朝治長紕大怒欲誅之貞  
政曰彼豎子惡能害我顧覽之朝求二人以不  
出乃亡從軍治長曰且元之衆守南門兄弟善戰家



于險代之恐不克使人說其弟貞隆曰公之病瘧也  
欲相從死國人無不稱其忠今反從兄大為國之害  
非期望于子願子復轉禍作福貞隆曰我兄弟不為  
賊惟君變亂是非為主招禍何為也死若有補于主  
何足之有但懼信不道無所底極是以不奉命請君  
無復辱秀賴聞收貞隆也阪中日驚七將見且元使  
如高野行有日兵納管鑰出門兵致簿書封府庫官  
受之質治長益之子出至大和川謝歸貞隆曰必  
如高野不可曰治長笑我為僧求活聞我在茨木必  
至与治長共死無恨七將怒曰且元欺我秀賴又

收且元也神祖予之書遣大野氏治茨木是時諸侯  
往來于阪者加藤清正前死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  
藤吉嘉明淺野幸長在江都阪中治長益七隊將招  
募之士耳天下無應之者治長強為大言曰我恐上  
之不至也諸侯起其後我當其膺敗必兵大作守禦  
之具鑿渠鑿嶋屬之海注以浚水城穢多博勞伐堦  
出其令米二十万斛新葛魚鳥盡獲又誘民饑且元宜  
言造舟渡兵代官村上吉政如伏見請如茨木久松  
定勝曰上寄臣以伏見它非所知子勿往吉政又告  
勝重曰阪以虛聲攻茨木臣以虛聲救茨木必



不伐勝重曰何謂虛聲吉政曰以舟為橋必須有繩繫之於木雖兵寡足防之是阪以虛聲試之聞有救止是以虛聲全茨木者也勝重曰善君位且元不知堺令已走與兵曰不救堺何以託于上遣二將舟行赴之村民与阪兵要擊滅焉播磨不内厄崎故也播

戾後以是蒙護神祖台且元監藤堂高虎軍辭不可

又使人諾之曰上知子之忠于所事早詣軍所謀所以罷兵且元乃与弟共詣軍既攻倫前島引砲者指教可擊所造和成兄弟請去

不許移家駿府明年且元病乘轎行火所未至盡燒之以彦根兵圍秀賴自殺神祖惡之二十餘日

潛賜死駿府立子元包太宗時高野次命元包造塔

未成死元包無子國除封弟為元立田原為元卒子為次立頃之卒以幼不應置後以二千石与弟且紹至子貞就亦絕不祀且元弟小泉原貞隆甲寅攻阪入倫前島明年如江都不從軍後与赤井忠泰造天王寺卒子貞昌代小出三尹為郡奉行兼中壘校尉

太宗喪至光陵率兵護衛盜賊貞昌子貞房憲宗時

命比内諸戾以土屋氏親故也此時以上命守鍛冶

橋署屬士為衛將不受上逐屬士賜其田于貞房卒

欲使仕辭曰上賜列戾臣之家獨踰其班自臣失之

不可上乃許為大衛將土屋數直為知政事使所友



善者謂曰子見執政侯宜俊真房曰大衛將進退有  
故事近執政不依儀而謂之違乎數直又亦窻窻真  
房曰我父好茶我亦好之人以為世家雖一物之  
微不可失也且我濟奉其器求有司之驩豈有盡而  
亦不可塞矣數直不能平方白事卻之曰此不急之  
事子姑俟且我性不能容真房曰見君無事故未謁  
耳小吏不能容尚猶害于事而况於執政乎有司不  
撓于勢者幾何廢事必多以尊貴驕人不為君取數  
直不能屈僧正隆光小泉人也有寵桂夫人請見真  
房不可遂其失勢乃往見其治真氣如此文宗初

完將卒從子真紀代戾以防火使三適京師卒子滿  
起立

史臣曰阪平之後中謝或侍間燕誚治長為主謀不  
善身死國亡上大息曰嗟乎此非若所知也嗟乎此  
非若所知也夫人脫囚縲立卿相之間為內謀無不  
如所計振罷敵之業集十刃之衆攬英雄之心典將  
帥之令再受天下之兵無離叛之禍非俊傑安能之  
哉由是觀之明主之觀人與世俗所論大別假令秀  
賴有中主之材而其世不預政傳相合心而委事列  
戾必其不至剗腸斷首于炎燼之中顧慮不出于此



或據于外觀重或劓于內擅權習尊大悅讒諛國竟  
不救也要之逆取暴治秀吉之罪掩宇宙天之厭棄  
已久非人力所能支也函織田背信雄其餘不足觀  
耳小出言政之治阪其未有之聞也至奪弟封子抑  
亦鄙矣夫三才賢而直言聖主之量可見也初雄久  
等之廢雖曖昧阪君臣無辭以自解得令終是為幸  
矣伊東青木不圖存而存大野氏治不欲亡而立方  
夫且元去阪播然後真隆之言伏隱高野之陰後世  
若負其責節操播于後世而永無共比也至以尤所  
難得詭尤不可知之婦女子而使尤所不欲之人劓

之何失也片桐氏亡而真隆子孫至今不失爵土所  
謂聞卑者不誣矣



林酒井大久保石川阿倍傳第二十八卷五十三  
林光政小笠原持長曾孫也神祖先有親同光政居  
鎌倉相共交善既人惡光政得罪歸信州永亨之難  
有親与子親氏間行歸光政會大雪道路不通逢歲  
首遂得一兔進之國家貴兔養備正月之饌自此始  
也居數月親氏如參病留酒井氏久之主人知親氏  
貴人奉女進之生廣親死松平信重繼進其女生泰  
親於是親氏益富多婦之者光政遂復往寤于親氏  
家親氏遇之尤謹信光時光政及廣親子家忠從政  
安城初廣親家酒井氏為家丞用事林氏以客貴世



居將吏之右光政子長政數從軍有大功長政子  
長次子子政緣天文十一年攻上曲人斬長  
次迨贈納言在外政緣年廣親玄孫正親大久保忠  
俊等謀復迎立後尾攻安城斬政緣而去政緣子政  
村子藤助咸死于事而林氏無至大官封侯者  
酒井氏大興贈納言誅忠倫群弟居山中為國  
之害正親晝夜負戈紿盜賊年忠俊清兼夜襲取山  
中神祖歸參駿聞參年尾平將伐參使人未責正親  
曰尾交未固不可恃也使成瀨正賴如駿厚幣于嬖  
人三浦義鎮而曰敵邑不幸年強敵為隣上下疲勞

殆斃尾亦厚幣卑辭請結驩赦邑君臣相謀以為不  
從雖我益深陽聽紿民可也夫參之為駿之役非一  
世也夫人世子居駿尚謂居參豈其推乃貳而賈實禍  
也執事亦以取二戌責參是誠無自解然亦有所由  
然二戌前暴我邊吏狡焉相賊不顧後禍邊吏既  
伏其辜君若修怨于尾負弩先驅如先君時請君命  
期駿以為然不伐參禮其使而歸之正親知駿不足  
畏以利啖荒川義虎合其兵取西尾年本多廣孝破  
東條兵于小牧追降東條以功賜<sup>西尾</sup>東條立國臣為城  
主自正親始此時酒井忠尚將作亂令菅治定顯密



為之備定顯欲立寨求糧草正親曰糧草之假之上  
宮寺浮屠罵曰前者未及又欲復貸子何不為盜定  
顯怒曰不善守汝等豈有此富哉縱兵盡取積聚浮  
屠伺定顯出圍其家營辱男女復取財糧去正親乃  
責定顯移書捕浮屠、殺使者于野寺本證寺針  
崎勝曼寺由吉良義昭荒川義虎松平昌次酒井忠  
尚作亂國人咸咎正親曰定顯暴而正親信片言於  
是西尾當荒川野寺之衝引刈屋兵破櫻井野寺賊  
竟降從定遠州賜載白旗正親有吏材于本多重  
次等聽訟有訟不克者大望重次使吏論不止重次

曰是亂吏治傷風俗捕而膠之有誹正親者正親會  
眾詰之故且曰若殺之無議吏、何以知過神祖直  
重次而善正親知大體正親病將死神祖親煎藥問  
所欲言指二子重忠、利曰臣無所欲言但願二兒  
竭忠不墜先人之名天正四年卒長子重忠少以大  
臣子質于駿勇而有謀神祖每午之計事東遷時封  
重忠川越万石忠利三千石忠世立千石忠世重忠  
子為世子傳与知政也於是多新進士偶中使名忠  
世神谷与九郎逢諸涂下馬而待忠世方急急意不在  
神谷不謝而行神谷從是不敬忠世神祖惡其輕大



臣年過不如約忠世爭曰是夫也旅人而責大臣禮  
必有過人者固當賞而却抑之驕吏折士不可也因  
請信其祿士以是歸之慶長五年父子兄弟從世子  
至宇都宮引兵西攻上田三成死如伏見還守大津  
明年封重忠麻播彦忠世那波彦賜朝宿之邑于日  
野十二年忠世為大畱守三年遷知政事稱為大老  
立忠利為大畱守甲寅督細川興元牧野忠成聯阪  
安信土方雄重新庄直友杵原長房鳥居成次谷衛  
友稱垣重綱等為右前鋒乙卯督細川興元聯阪安  
信土方雄重土方雄氏新庄直友杵原長房鳥居成

次行中重門等為左前鋒重忠前後咸留江都還自  
阪德祖以忠世益重厚兼行世子傳與大胡伊勢崎  
既父卒併有其邑後与里見以起内城勞定食十六  
万石奉世子如京世子立是為大宗欲修豐國廟忠  
世曰廟者所以神之也神在人存非能自靈豐國廟  
有神不悅德川氏之有天下也神而有靈非國家之  
福不修之便大宗乃止又曾承聞言事牀上有藥貯  
黃金飾上以身屏之忠世諫曰臣親見神祖時事物  
質良不如飾御便坐時有郎侍袴甚美神祖曰何曰  
何也神祖不悅輟食不御曰天下新定民力未蘇率



務儉素猶恐不給而有不復產業也今左右小臣為  
奇服重我不得非所以勸百司也黜其郎上春秋方  
富不明儉素進侈靡之物導之不善臣願得賜之顧  
小臣取之投而碎棄其輔導此類也群臣諫者多曰  
某事某事願及忠世之未知也上憚之尤嚴後從朝  
京師拜侍從寬永六年築西城正門賜宅于西城內  
德祖年上就置酒焉十一年上如京師是時忠利死  
忠世又領大畱守天下未輯侯伯相防如兩陣對門  
忠世庖失火特台西尾忠照不納諸侯衆西城皆燔  
忠世乃出待罪寬永寺依天海謝上曰大臣之節

雖死不渝守也西城燔益戒備而待我之歸我之未  
此舉江都附之忠世忽重任離附守以冀免已之過  
非我所知也群臣方上威怒無為白者天海乃為上  
書道所以然上意稍解免知政事大畱守削邑三万  
召出西城與金錢之會以屈辱之忠世免利勝忠勝  
專任事而忠世子忠行居位無勢大阪之役以父侍  
于中代督諸軍疾戰親斬二人還至京為知政事再  
賜食邑忠世免後二年卒忠行始封數月亦病卒子  
忠清立分伊勢崎封弟忠能東宮建忠能為奏者嚴  
宗立以舊恩封諸小諸後分伊勢崎忠清既立



台典禮儀部安藤重長身居忠春酒井忠能築西城  
石壁拜侍從世子上光陵率兵比山下今而迄世子  
嗣位使如京師拜左少將明年為知政事初忠世讓  
事于土井利勝為忠勝之地忠勝德之至忠清為知  
政事以身下之初入居首相之位又有忠勝助之上  
幼冲委政群臣稍有驕奢之行遷為大老饗上于東  
城益封列執政以守屋封長子忠舉前是忠舉補奏  
者忠能為大留守從為田中侯是時上病天下之事  
咸決于忠清執政之感未有如忠清者也嚴宗歿忠  
清自以為多無禮宗室不欲立憲宗大會宗室群臣

議知政事安中侯必立憲宗群臣從之令忠清補上  
之命迎之即憲宗辭曰上年方壯雖病未可有它立  
世子未翹也且臣不肖不足當大事忠清頓首曰然  
上不憂身之危憂後嗣未立定國本繫群臣百姓之  
之意思慮平精神安不可不遷愈君侯願無辭憲宗  
乃入為太子忠清又矯命留館林世子不得從入宮  
立為館林侯憲宗固不善酒井氏之戚於是益不悅  
雖嗣位勢未能易恐為其廢之明年竟遣大塚責使  
老如大塚即卒上疑不良死使御史往視上野侯等  
固請止於是侍從忠舉立為厩橋侯納守屋于宮分



伊勢崎封忠寬而忠舉兄弟叔父忠能待罪不朝有  
日言忠能前方忠舉停朝當請至都遲留及不能治  
也若民請免侯上可之因彥根明耳忠舉召見為奉  
朝請日為有司侵辱恐得罪廢宗求事權貴會大老  
右河原卒柳澤吉保用事人或為画親吉保之策忠  
舉從之忠舉請吉保求見吉保未輒見陽病入其舍  
人之舍因厚結酬千金舍人見吉保稱忠舉其人賢  
世執政意必貴柳澤氏新起宜親之吉保然之為子  
吉貴取其女為婦言上補奏者領福曹久之患不聰  
免正武州吟界修宦固祠久之起為大留守遷特進

使于京拜左少將以新田增賦為十萬石益幸于  
上皆吉保之力也忠舉謹慎好學將衰復興然不得  
預政老乞骸骨立子忠相一年卒子親愛立久  
之忠舉以為親愛舉動無常德宗四年使致仕立忠  
勝玄孫親本是時忠寬已卒以西尾忠成子忠告為  
嗣而忠世子孫無存者親本使于京拜侍從親本卒  
弟忠知一名儀字民則立上將大用之先拜為大貳  
留守前是阪多墜于渠死者忠知連索為防從是無  
墜者居九年入見上為東宮傅一年拜知政事居首  
相之位寬延中為特進從族于姬路忠知媿善談



百技藝無不習熟而于侍醫知諸侯事者不相中故  
不得居于中云酒井氏忠次忠利子孫咸榮貴別有  
其傳

大久保氏宇都宮座主宗圓後也南朝時泰藤者戰  
敗奔國崎變姓為宇津言宇都也泰藤曾孫道昌始  
事信光道昌孫忠興為長親將伐駿兵岩津忠興詔  
麾下壯士曰公等當云効死、在今日勿趨利勿  
追北進齊退齊駿小我不備破必矣既大捷長親曰  
我不意復見諸君特子前必勝何也忠興曰臣聞古  
之良將饑不先食渴不先飲卑已聽人是以礼士尚

恐不為我用今長氏勢卑人也贅女仕駿大臣不與  
其為將也飲酒不恤士卒驕佞不從人舉必死之衆  
加解體之士雖一當百可也從是駿兵不西全參可  
有長親悅曰子策之善子忠茂亦忠于國知無不言  
是時信忠新立荒酒屬邑離叛咸謀易君或曰廢君  
立君身忠茂及酒井家次林長次欲立少子清康謂  
信忠老信忠引謀立身者斬之立少子戒曰事三子  
如事我三子泣曰不愛過明君也為臣不能輔我輩  
無所遺罪取國崎山中取親貞女為夫人咸忠茂之  
謀也於是欲賞之使人問子何欲辭曰君幸不棄老



臣曰子咸有田於臣已過復何請清廉不聽曰子之  
不欲甬若聽子無勸善忠茂曰必欲賞臣願食市  
之稅清廉不敢不與意其老嗇子財使人視之多具  
飲食盡集市伯以若之命蠲市之稅前參有十七市  
其七久廢從忠茂免市之稅七市稍復遠方之民緇  
踵至國益以強清廉歎曰是誠人之所不及也益信  
用其言忠茂曰子曰忠俊忠次忠貞忠久咸為國柱  
石而忠貞後尤顯貴神祖攻吉田留忠俊圍之吉田  
遂降初那須人大久保忠繁仕參善忠俊相謂曰子  
死我冒子之姓我死子蒙我之氏若然身名偏存既

盟尾攻安城擊殺忠繁於是忠俊舉族為大久保氏  
贈納言出於于年呂阿信定吉与忠俊相聞謀納焉  
信定不知以忠俊等攻年呂忠俊約書于矢射之呼  
而曰有國為君在外為敵我射敵者唯予矢之見贈  
納言又射忠俊折箭曰子之矢不能傷我信定  
見衆無鬪心端盟國人忠俊尤為所忌与之三盟罷  
出而曰神豈惡我耶為哉林政緣成瀨正乘八國詮  
重大原維宗咸稱國士者為忠俊謀報信孝然無可  
遣者忠俊曰我廻行信孝不可我与之共死因崎無  
守易取諸君苗使我徒死既信孝許忠俊天文六年



四月晦令忠貞政緣迦贈納言忠俊夜入殲守兵丑  
月朔日出時贈納言乃入參國皆賀信定標擗躍曰  
我悔不早殺忠俊走自歸神戶贈納言以為忠俊功  
莫大焉為中野代官因遂與之參人遂信孝與之戰  
于渡理敗忠俊殿擊劫之遣人謂從信孝亡者曰公  
等早歸為其長伐其君之謂非義之義亡人聞之棄  
信孝去後伏兵射殺信孝贈納言卒與駿人攻安城  
執尾公子代參世子歸尾人許之忠俊會尾人于西  
野以世子歸立之還自大高齋掛殿而退不失一人  
親鸞徒起上曲當賊之衝忠俊時猶存舉族聚居挫

其鋒賊竟不能過而攻國崎忠俊敗賊于伊田賊欲  
斷其後忠俊塔峰屋親周在賊中懼忠俊等咸亡欲  
吉之不可馳馬將出數往數反忠俊望視以為必有  
故引兵歸上曲此日微親周殆危也賊亦攻上曲忠  
俊子忠勝忠貞子忠世咸傷目戰益急土屋新助首  
井甚六從十餘騎出賊之後走呼曰公至城中衆之  
擊破至佐崎此日賊砲射公中冑土屋長治在賊中  
倒戈戰死賊大敗公曰矢田清解常先至斬之賊散  
清解令賊攻上曲身親裏甲襲國崎至則中砲從是  
賊日威是忠俊次子曰忠政親周夜見忠政言情忠俊



乃見公曰今之勢兩殪而後已甲駿因其弊禍不止  
于斯今賊衰欲悔公願赦之伐東條上野奕葉之德  
再生之恩其不効死且彼咸為東條上野所誤非有  
及志公欲誅首惡諫之不可忠茂扶杖造于朝廷曰  
公務期遠大勿以此輩相治若不盡宥事未可知也  
臣老見二孫傷目宗族無不蒙創者以臣為無功則  
已若為有功願宥及者賞一宗之功公曰然若諸侯  
笑我何曰臣令降者必取東條賞有功得大縣諸侯  
孰其侮我公乃盡釋使及其所伐取東條後二年忠  
茂年八十餘卒忠俊忠勝咸長謀略舊親戚得國人

之心參政蟹江忠勝忠貞忠世忠佐忠政松浦鎮貞  
松浦鎮宗勇冠三軍隣國無不聞名遂拔蟹江自田  
中入伊呂忠勝為職志曰臣典進旌不慣避敵忠世  
笑曰兄又妄言代護旗兵行其不遜多此類以故不  
及賞慶長六年死子孫僅庶克諸衛蓋昆弟宗族仕  
者九十九人月會食叙宗族忠勝家雖微為主盟疏  
屈至仕諸侯者咸與焉

阿倍定吉父曰道音參人也定吉仕清康号為大藏  
少輔年共治國礼之甚厚於是專以國之安危為己  
任以為信定以叔父之尊陽病不朝恐禍起于蒲牆



之中遣心腹舍人屢說信定欲出之信定遂稱病篤  
天文四年參師于守山守山城主松平忠定信定少  
播而新屬于參軍中有流言定吉忠定謀弑君定信  
定數使信定所信定既許定吉聞之不知所出信  
子正豐曰主君分食我脫衣我委以國之政我  
自以為奉命承教幸可無過是以居重任不辭日夜  
思所以安國潛訛上野欲以和國人流言誠有由不  
得自明假令自歸請死不知孰造此詔奉身而退軍  
恐或擾懇思進退無可為待使者至賜死耳若然汝  
亦被戮延頸無拒使者刀一幸得見赦以時白冤慰

魂泉下泪落下承睡再言之三言之從是正豐食  
不知味坐不擇席或獨扼腕語植村榮安察正豐顏  
色非常意志忽設其有變常与之共上下會軍中  
失馬清廉指示捕之左右甚乱正豐驚走入從之不  
及已弑清廉榮安便斬殺正豐於是定吉將死氏忠  
俊止之曰誓之言有之子之罪不及父子勿死信  
孝曰外之三軍無帥內之嗣君幼子死孰任其責子  
勉思贖罪定吉乃奉喪歸尾人不知既而伐國崎大  
敗去信定期信孝欲有國崎尾許之諸將咸閉門不  
出定吉恐以嗣子奔勢州吉良持廣謝曰地絕衆弱



子恐莫能用定吉日臣非謂勢能納嗣子而納嗣子者必勢也何者駿之力未能服尾以參為郵蔽而信定以參聽尾駿之所深惡也勢駿一家也若遣一介于駿不敢惜力兵絕勢之驩况其形固有急于駿乎參亦固不愛信定而畏駿見嗣子至駿兵從後倒戈攻信定若眎諸掌是君不費一矢不殺一兵而定人之國桓文之舉也持廣曰我聞子之教遣人厚幣請于駿許之定吉亦遣弟定次于參松平大久保酒井石川咸欲焉嗣子乃如掛共以定次之計居今橋定吉以駿兵取年呂其夏五月忠後入國崎殲守兵

焉迎嗣子于年呂立之嗣子入參人咸贊謂信定叔父赦之定吉復持國之柄以本多忠高久保忠後等拔國以信孝為專逐之天文十三年贈納言卒駿為神祖居宮崎以定吉年石川家成為國崎守十一年病將死召曾所善遇者曰不死守山以嗣子故也因公等力嗣子歸國而定吉竟無尺寸之功主君釋不誅復委以國之政今幸全要領死其後立嗣亂國之紀竟不置後子清秀為井上氏別有傳其共為奉行島居忠吉與子元忠同傳石川忠輔先小山人也大父政康從親鸞孫蓮如從



參父親康從親忠干岩津軍忠輔与子清兼迎立贈  
細言贈納言早卒嗣子居尾數正者清兼孫也詔諸  
大夫曰与尾、掃嗣子尾亦足為援何必駁清兼曰  
豎子何知尾雖強非駁之敵事駁何為駁必能得嗣  
子身居忠言植村采政曰与尾早定然駁兵必未尾  
未可恃何倫待之本多忠真是數正酒井正親是清  
兼猶與未決會駁兵至与參攻安城拔之得嗣子立  
為參公後從燒寺部破廣瀨兵松平清善松平廣定  
退兵曰深地也雖勝不可久居適逢救兵至欲伐之  
清兼曰公新將兵連勝不可恃勝但敵奉公退清兼

子右近早死生伯耆守數正從公居宮崎右近弟日  
向守家成為先鋒攻丸根別將政長澤不拔合公還  
自牛窪共攻拔之而川氏世々奉親繼寫法至其徒作  
亂請救于駁家成惡之絕其教他適宗族從賊者聞  
之咸歸竟伐土呂降松平家次以公命釋其徒賊盡  
平駁圖一宮突陣出其後以其衆出蓋家成之計也  
此役也不損參一人攻掛川為先鋒賜加勝成瀨等  
十一族為掛川城主初家成与酒井忠次為參大將  
自國崎以西松平真乘松平忠就松平信一松平忠  
賴嶋田平藏酒井重忠酒井忠利内藤家長平岩親



吉鈴木重時鈴木重愛屬于家成自國崎以東松平  
康親松平家廣松平家忠松平清宗松平家信松平  
伊昌松平家次松平康長設樂貞光管治定盈西鄉  
家貞與平貞能牧野康成鵜殿康定本多忠次松平  
康忠屬于忠次大久保忠世大須賀康高松平忠次  
久野宗能在外本多廣孝本多忠勝鳥居元忠榑原  
康政在內此八人皆自有其衆無所屬於是家成出  
代以數正掌國崎以西尾若代野田江越據比叡斷  
其後擢使人告急于參家成忠次如勢多大小二十  
餘戰咸擊卻之江越胤盡与平而去御方原之敗家

成盡發詣濱松參軍後振明年言公耀軍于天龍甲  
以為不可測不輕未伐既甲若死攻殺角輪守六竺  
一宮空城潰去家成先病子康通代將其衆從定遠  
州拔高天神斬首十六級甲州守被殺甲信麿沸公  
先遣康通忠世佐久降諏訪進逢相兵乙骨引兵南  
相兵從之二日二夜交戰至甲相乃不得伐請平去  
小牧之役與本多忠勝並秀吉行俱如小幡遷江戶  
封康通嶋戶為大將關中之兵此時置五大將与  
家成市原關原之戰入守西城康通与松平家清守  
清洲三成敗進守沢山明年封大垣侯七年卒子時



成幼不能嗣家成獲起為侯二年卒以大久保忠隣  
子忠統為後忠統初為親信以列將從戰關原外祖  
父家成愛之冒石川氏從之居大垣以大垣兵守濱  
松是歲命以忠統為大垣侯忠統曰臣於時成稍長  
耳願身叔父忠為俱行上悅許之慶長十九年安藝  
守時成有罪廢又囚忠隣于彦根治其黨益急上曰  
忠統有材且為人之後釋之其冬攻阪取五分一丸  
鬼嘉隆取葦嶋小不容衆在敵中欲守之諸將無  
願行於是忠統歎曰臣父有罪上以臣為有材免臣  
必死報德因請守之守隆既得忠統守葦嶋進拔

福島阪將壁博勞淵砲射葦嶋欲攻無舟特而不設  
備適有舟半燒隨潮至忠統親棹槍渡士敗其壁追  
至土佐座上令紀彦助之忠統恐其奪已功辭置之  
于舟上見舟橋于仙波曰若兵寡一敗併前功棄之  
且我欲毀此橋而不欲示以無攻故不燒耳亦軍之  
得失非因此既敵不毀橋上知欲夜出從忠統益南  
使阿淡當橋之附敵入阿壁殺百餘人十二月阪求  
和軍罷留忠統高槻備有不虞之變明年以京極忠  
高京極高知進二侯不肯渡水忠統怒曰水不可渡  
敵不可伐麾兵涉至備前嶋斬首二百級神祖病弥



留名見忠總分墾田族若叔父其秋德祖年忠總可  
石明年移族肥田猶以父故也肥後族執往收其城  
邑寬永十一年大和曰忠總久在遠封佐倉七万石  
是時相忠總知故事又善國風居一年從膳所卒孫  
憲之立移龜山分万石封叔父大衛將總長七千石  
封貞當三千石封總之僧天海兒畜貞當故後為上  
野氏嚴宗立移憲之為淀族進從四位下卒憲之嫡  
子先卒立次子為外親信越前守者義孝為京師防  
火卒無子立兒之孫總慶移封松山寬保元年復復  
龜山

總長大和初神新衛將從親衛將播磨守遷大衛將  
憲之立分万石封為神戶族免大衛將嚴宗時復  
起為大和左副留守之任歲餘卒子總良立修南朝  
忠臣楠廷尉墓總良子總茂憲宗時成長島遠給事  
子中遷奏者兼禮曹德宗時為參政如若山迎上生  
母遷東宮侍中封下館二万石總茂質重寡言辭以  
故侍太子曾得在画直三金或曰此不下十金總茂  
曰於我無益於彼減產不可取金年買人大傳重行  
奸佞譖總茂不解使誦最所自善久之曰都不解重  
行為之自失卒無子立小田原族忠增子總陽



亦無子卒立左門子總候  
史臣曰君非臣則無所立臣非君則無所倚相得而  
行相待而成蓋譬諸寵之於雲也參自初君咸明而  
有賢臣忠誠篤實以濟其美酒井氏之奉初君過于  
林氏而有骨肉之親輔累世比于大久保氏而有內  
事之勞與其宜哉忠勝誨忠清不以謙遜之道行私  
敬于朝廷成其禍也定吉遭逆子之變而能保幼少  
之孤死自誓不置後可謂善自戮矣忠興之策敵忠  
茂之忠之後之勤清蕪之議嗣家成之張威忠吉之  
不愧吏職雖古名臣何以過之要之有此立家而後

參為參然遭暴戾之君安能所展驥力哉









